說ABC當大官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年輕的大學教授在名校教公共事務，用心用力積極帶領學生參與不同的社會事務。問教授：「學生大都入職政府部門吧？」誰知他眉頭深鎖說：「真可惜，政府很少聘用我系的學生，反之英文系的學生大都當官去了，政府更重視英語能力！」

我與在座的朋友都大惑不解，一人問：「政府在大學花大量資源成立公共事務學系，目的不就是培養對公共事務有深入了解的管理人才，提高政府官員的質素？英文系的學生英語能力雖強，但在公共事務和管理常識方面便遜色了，這不是浪費社會資源嗎？而且，今天香港已回歸十多年，不是中文的水平更重要嗎，幹嗎還停留在殖民地的觀念？」

教授無奈地說：「你說的正是，也揭示了為何有等官員在處理問題時便暴露了個人弱點。」

這令我想起最近與一世姪閒聊，他是香港大學的理科學生，快畢業了，向我請教如何在見工面試時可表現出色。他想投身航空業，我問他會如何回應主考管問他何以希望投身航空業？他很精簡地說：「因為有興趣！」我靜下來等待更多的回應，但沒有了，再問，他仍重複這幾個字。我說：「你回答了等於沒答，大公司為何只因你有興趣而聘用你？再者，你也要多舉一些實例去證明自己對這行業的興趣有多大，有多熱愛，認識有多深。」之後我問了一些關於香港航空業一般現況的問題，他大都回答錯了，可看出他完全不關心社會和時事。我表示有點失望，他竟理直氣壯地說：「我英文好！」對他那像擁有「尚方寶劍」的態度，我一時呆着了。之後提醒他，如果這行業只需英語能力佳的人，何不索性只請英國人、美國人……

世姪的態度可反映香港社會有部分人仍只重視語言的面門工夫，忽略了內涵和能力。但處理問題和管理又怎能單靠一把口？

爭取睡眠

跳出框框 蒙妮卡

「睡少一個鐘，賺多一個鐘。」有些富商強調自己工作勤奮，睡得少，是賺錢的原動力。

據美國《哈佛商業評論》雜誌最近一項訪問指出，大部分商界領袖聲稱自己分秒必爭，長期睡眠不足，每日僅睡五至六小時。他們有一個荒誕觀念——減少睡眠有利於競爭。「睡少一個鐘，就多一個鐘的生產力。」

事實上，科學研究已證明，成年人每日需要七至八個鐘頭睡眠時間，否則，疲倦的身體會影響認知能力、損害工作質素、曠工缺課和危害健康……

該雜誌嘲諷那些商界領袖是自欺欺人。因為長期睡眠不足者，就像一個長期飲醉酒的酒鬼，做人「矇查查」，永遠不知道酒醒（睡眠充足）時的美好世界。

睡不醒，像夢遊。西班牙人偏偏有覺不睡，享受那種酒醉的、夢遊的懶散狀態。西班牙政府最近警告國民，長此下去，亡國也。

西班牙人晚上十點才吃晚飯，然後十一點開始看電視，直到深夜一點半才上床。他們長期「夢遊」，中午要求休息，依然睡眠不足。

勞工部警告國人，西班牙加入歐盟已二十八年，許多法規都改變了，如勞工法、邊境法和教育政策等，但是，國人睡眠不足的壞習慣卻根深蒂固，像永遠也改不了。如今西班牙的經濟狀況落後於歐盟諸國。

睡眠不足會導致反應遲鈍、神經衰弱、腸胃病、心臟病和憂鬱症；甚至增加飢餓感，吃不停，變癡肥。

西班牙《國家報》指出，勞工部官員勸不動國民早上床，只好懇求電視台晚上十一時之後，專門播放「殘片」，迫使國民無節目可觀，惟有上床早睡。

官員還建議國人，清晨六時起床，七時開工，午間睡一個鐘頭，下午四點收工。如此作息，足夠時間享受家庭樂和購物。

不曾識五術

琴台聚客 潘國森

上回談到「小查詩人」（筆名金庸）編排張三丰的名句：「當我年輕之時，就沒聽過這幾句話。」實在十分管用。

舉個例說，香港有一位大學教師，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出生，過去不停對他的門人學生說：「三十年代，人人將『時間』讀如『時艱』。」潘小子請教過不少文化界前輩，都說「沒聽過」。唯是當中許多人「年紀較輕」，似乎不夠「分量」。好在我們香港作家協會主席黃老教授仲鳴公見多識廣，年前帶潘小子到廣州拜會百齡耆宿李育中教授。李公約在辛亥革命前後出生，長居五羊城，他老人家說「沒有聽過」，就是鐵證。足證我們廣府人近百年來，都是將「時間」讀如「時諫」，不讀「時艱」。

近年，間有小朋友談及「五術」的問題，只能告知曰：「當我年輕之時，就沒聽過『五術』。」小朋友卻說五術是指山、醫、命、卜、相，許多人都是這麼講。查一下資料，這派說法認為山是風水，醫當然是傳統中醫藥，命是算命，卜是各種占卜，相是面相掌相云云。近來，還見有人將「仙」也歸納到「山」裡面去，偏旁一樣，卻有點兒奇怪。

潘某人不敢說「五術」不對，只是從沒聽過。所謂「書有未曾經我讀」，從來只知醫、卜、星、相四門方伎（技），都是易學旁支。方伎又稱方術，字面義就是方法技術，亦可以稱為術數。

如果將「仙」放入「山」，愚見以為算是「埋錯堆」。中國傳統仙學，屬於道家的修煉，內丹外丹都屬養生，養生自然應該算入「醫」。簡而言之，內丹約等於「打坐」，經常用到中醫的經絡學說、臟腑學說和血氣學說。狹義的外丹，是服食礦物藥，明代許多皇帝都有用外丹。廣義的外丹，可以視為藥食養生。

卜指占與卜，是預測學，但二者有分別。殷商文化用卜，每次卜問要殺龜殺牛；周文化用占，古代用蓍草，現代多用銅錢。雖然卜這個名稱仍然保留，事實上今天主要用易占，所以學占卦必須讀《易》。

星是星命之學。原本是藉天象預測世事，後來發展到兼預測人事。真正觀星的算命術在中國是「五星術」，顯然受過巴比倫、希臘羅馬一系的占星術影響。亦有源於星占而不再觀星的算命術，如子平（即八字算命）和紫微斗數之類。

那麼風水算哪一類？

既然只剩下「相」，當然只能屬「相」的範疇。陽宅風水研究人的居所，屬「相宅」；陰宅風水研究死人的居所，屬「相墓」。

至於「相人」，則可以分開來講。觀察人的健康狀況屬「醫」，即是中醫的望診。望、聞、問、切，是為四診，以望診居首。史籍記載古代名醫如扁鵲、華佗的望診就準確得驚人。觀察人的運程命格，不屬「醫」而屬「相」了。附帶一提，今天流行的「掌相學」，其實是掌紋為主，掌相（形）為輔，是「舶來品」，原產地不是中國。

古樹即景

百家廊 袁星

在民間故事裡，經常能看到聽到古樹成精的描述，這着實唬人。但古樹成「精」是不可能的，古樹夠古時，一棵樹即可綠樹成蔭，成「景」才是正說。

我們這裡，隨處有樹。山楂、蘋果、刺槐、松柏，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三十年二十年樹齡的，遍地都是。這些樹，有粗有細，有高有矮，無論長勢如何、數量多寡，都算不得稀罕，自然也難稱之為風景。

一棵小樹苗，從栽種下到從泥土中慢慢長高，只要不是極其名貴的樹種，又非生長環境多麼特殊或極端，應該不會惹來太多關注。即便是突然發現的一棵、一片自然生長起來的苗木，已經在那裡悄悄生長了幾年、十幾年，也未必會觸動我們的神經。因為，不過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樹木而已，就算死掉了，很快還可以有同類樹苗再生。但是，假如它是一棵已經生長了數百年的老樹呢？

同樣是這類普通品種的樹，有一些卻因為經歷過數百年滄桑而令人敬畏和敬仰。走近它們，就像走進了一條刻畫着數百年歷史影像的時光隧道。

我們這地方，年逾百年的老樹已經不太多了。為了防止鄉鄰們破壞，近些年，政府部門專門給年歲超過一定樹齡的老樹立了石碑，編了號牌，不允許任何人進行砍伐。除了政府採取的一系列保護措施，現今的鄉親們對老樹也是敬畏和珍愛的。如今，不管哪處的老樹上，都掛起一處處「紅子」——鄉親們為了祈求、寄託某種美好願望，會在敬重、仰慕的崖壁或古樹上繫上一塊塊窄長的紅布條，以示虔誠。一塊塊紅子被掛到樹上，這也表明了鄉親們對老樹的無限敬重。那些在風中隨意飄飛的紅子，承載着無數心願的厚重，把高高矗立的大樹裝點得更加絢爛。不看大樹，單是那些掛在枝條上的鮮艷的紅子，一塊塊點綴其上，迎風飄舞，飄逸成一處處瀟灑的紅痕，便美好成了另一種景緻。

在我老家北面的銅石鎮，有個叫大聖堂的偏遠山村。大聖堂東面，有個更小的村子，小到沒有正規響亮的名字，鄉親們都叫它「大灣」。村子坐落在一片到處裸露着灰白岩石的小山嶺上。山上有泥土的地方，掙扎着幾片松柏林。第一次去那個小村莊時，我感覺那裡也就能養活幾片松柏。生命力和耐旱程度稍弱的樹種，應該是無法生存的。

聽表姐說山上向陽坡的避風處有一處破舊的廟宇，那裡生長着兩棵千年古松。八九歲的小孩子貪玩，好奇心強，吵嚷着去逛逛。和表姐關係好，她便依我，陪我去了。

說是廟宇，其實早無模樣，只剩下一處殘牆和遺址。廟宇的容顏，已被數百年的歲月慢慢擦拭，隨風飄散。原先的院落裡，廟宇的屋框不知倒塌多少年了，但借其殘破痕跡，已經圍挖出一個池塘。池塘的北面，靠近一處崖壁的亂石堆中，有一高一矮兩棵松樹。西面的古樹粗些，十幾米高，三個成人手牽手合抱不過來；東面那棵明顯矮個兩三米，也細一些，兩個人依然不可能合抱過來。樹的年齡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附近的村民說，這兩棵松樹的樹齡至少得五六百年了，也有不少說至少上千年的。

松樹長得慢，野生的松樹由於生長環境惡劣，加之無人管理，能活百年以上，就實屬不易了。活到五六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則更為稀罕。那兩棵松樹，枝葉繁茂，蒼勁挺立，形若古塔，再配上附近的懸崖斷壁、亂石和溪流，已然變成一道記錄着數百年甚至上千年滄桑巨變的風景。這樣一棵松樹，是如何躲過種種歷史浩劫的呢？因為淡泊名利與世無爭？還是因為心胸豁達歸隱鄉野？

生長古松的廟門口，原來還有一棵銀杏樹，不知活了多少年了，靠近地面的樹幹，四個人都合抱不過來。據說，周圍山頭飄過的雲彩，飄到廟宇上空就一準會消失。當地人見此都傳那銀杏樹成氣候（精）了，一直沒人敢殺。七八十年前，不知從哪裡來了一群外地木匠，牛氣哄哄要殺樹。傳說，他們白天用大鋸鋸開的鋸口，晚上就又長上了，嚴絲合縫的，接連七八天鋸不倒。後來，有天深夜，其中一個木匠聽銀杏樹跟幾里外的一棵姊妹樹悄悄拉呱，銀杏樹稱要殺倒它，除非有「桃木寨（音同）子栗木撒子（音同）」。

桃木寨子和栗木撒子，寨和撒因是方言音，具體是哪兩個字難以考證，但所指物體是明確的，就是指分別用這兩種木頭砍成的楔形短木塊，一頭細，一頭粗，鄉下的木匠們經常用。偷聽到這個秘密後，十八位木匠說幹就幹，每鋸開一點口子，就楔進桃木寨子或栗木撒子撐住，短短幾天就把銀杏樹鋸倒了。可樹幹太粗，站在倒下的銀杏樹一邊，竟然看不到站在對面的人。聽說，樹倒下時流出了許多色紅似血的汁液。老鄉們炸開了鍋，瘋傳大樹流血了。由於那棵銀杏樹實在太大，一時難以運走，木匠們只得回去再慢慢想辦法。可還沒等他們想出好主意來，十八個人就全都相繼離奇死去了。這事被傳得神乎其神的，那棵鋸倒的銀杏樹，長期擱置在廟門口沒人敢要，直到爛乾淨。

沒有親歷，不過，這個故事應該是捕風捉影來的，或者是以謠傳謠被多次放大過的。但這個故事卻給鄉親們保護古樹造了個不大不小的勢，令那些想破壞古樹的人心生畏懼，算是件好事。

老家東面十多里遠的兩泉村，兩泉村東南面四五里地的王崗山村，各有一棵四五百年樹齡的銀杏樹。這兩棵樹，至今仍隔着中間一道山脈遙相呼應。聽老人們說，兩泉村的那棵銀杏樹從不結果，而王崗山村那棵銀杏樹卻年年碩果纍纍。事實上，這兩棵樹我都見過多次。兩泉那棵銀杏樹，夏天時站在樹下抬頭望，綠葉如雲，遮天蔽日，只在枝葉間零星透出幾處光線。每次見它，都是如此，從未見到一個銀杏果實。王崗山的那棵銀杏樹卻不同，有一次去時，正是掛果的時候，滿樹枝的銀杏果，圓溜溜綠滾滾耷拉着，多得數不勝數。

熟知這兩棵銀杏樹的鄉親們說，這兩棵樹的樹齡差不多，都得四五百年了。兩泉村和王崗山村的兩棵銀杏樹，一雌一雄，少了哪一棵，另一棵都難以存活，更不會再開花結果。這兩棵樹的關係，有說是兄妹的，也有說是情侶的，不可較真。我在兩泉村的銀杏樹下見到過當地政府為保護古樹立下的一塊石碑，已經陳舊多年了。上面記載了銀杏樹的大概情況，至於從何而來，因何而栽，樹齡多少，卻也語焉不詳。

古松樹和銀杏樹，年歲夠大，也已經成為當地一景，卻較另一棵古樹遜色一些。那棵樹的樹齡比古松樹小，和兩棵銀杏樹相仿。只是，它是更為名符其實的風景。這棵樹位於地方鎮前西固村的村東頭，生長在一片平坦的耕地裡。

認識它前，我其實已經從它旁邊的路上經過多次了。這棵古樹名叫雪蘿樹，南面不遠就是該村衛生室。去衛生室督導時，每次都要從它北面和西面的路上經過。之前經過，偶爾聽同事們介紹過，也有一搭沒一搭瞥過幾眼。這棵樹樹冠多說也就直徑十米左右，底部的樹幹兩個人差不多能合抱得過來，與大灣村的古松和兩泉村的銀杏樹比，它顯然瘦小許多。（上）

■雪蘿樹 網上圖片

《紅岩》中的叛徒

生活語絲 吳康民

《紅岩》中描述的共產黨叛徒，如「甫志高」，是有真人原型的。他就是蒲華輔。不過叛徒也沒有好下場，他最終也被國民黨處決了。

當年的重慶地下黨中職務越高的領導幹部，在被敵人逮捕後，當叛徒比誰都當得快。而且有不少更變成喪心病狂、殘害革命者的特務。羅廣斌出獄後向黨組織提寫一份《關於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竟然在解放後被「失蹤」了，其中必有內情。

至於在革命隊伍中工作過的人，叛變後的反共反得更堅決和更狠。這種例子不用到別處去找，在香港就可以找到幾個活生生的例子。現在在香港報刊上寫反共文章的、最狠最惡毒的，都是從過去左派文化陣營中叛走的人。這些人在左派愛國陣營中受到培養、重用，一旦變臉，其反共中的咬牙切齒程度，令人嘆為觀止。

回頭再說《紅岩》故事中的實在人物，叛徒冉益智，中共重慶市委工委副書記；叛徒劉國定，重慶市委工委書記。這兩個領導人，叛變後供出許多同志，造成當年不少共產黨人被投進監獄以至最後被殺害。

這些終於成為叛徒的共產黨人，當然都是貪生怕死之輩，在嚴刑拷打之下叛變。但有的是徹底叛變，原原本本地供出所知的黨內同志和機密；有的還沒有昧着良心，只是對敵人敷衍了事。

解放後的共產黨人，都有像毛澤東所說過的：「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的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級別高如周永康者，不是已經在糖彈面前打敗仗麼。這些貪腐分子，如果面臨《紅岩》時代敵人的嚴刑拷打，肯定經不起考驗，早已成為可恥的叛徒。

《紅岩》出版已逾半個世紀，仍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好小說。謹以至誠，向讀者推薦。

鼠

玄來如此 何球

有一間電視製作公司，在內陸一個城市開鏡拜神拍片，本來開拍電視劇或電影都是切燒豬拜神，但是這間製作公司發生一些麻煩的事情。當中午吉時切燒豬時，有兩隻老鼠很快到了神枱放有兩隻白雞之碟上，咬着拉着白雞邊咬邊走。當時有一位製作公司之員工馬上拿着大木棍，一棍就打中一隻老鼠，第二棍又打中另一隻老鼠。因而白雞拿了回來，失而復得。本來以為是好事，但他們不知道在拜神壇前見血是血光之災事的開始。

麻煩之事第二天拍電視劇就開始了，男女主角不知怎樣很簡單的對打，男主角的眼角居然給女主角刺傷，這樣製作又要停拍三天，當第四天開工拍攝，特技武師從二樓飛落地下，他們說這是特技武師比較簡單的動作，本來沒可能會受傷，導演說：「咁邪，又要停拍啦！」後來跳拍另外製作，又去了草原拍攝，當拍攝之際，忽然有一位演員大叫一聲，我給蛇咬到呀，這樣這位演員馬上又被送到醫院急救。後來這間製作公司老闆做了拍攝製作已有三十年經驗，從來沒有見過從拍攝開始到現在，幕幕都會有事和見血，這位有老經驗之老闆覺得是不是我們得罪了甚麼神靈或妖怪呢？老闆就馬上從香港邀請一位風水玄學師父到內地一行，不到兩天師父到了內地拍攝現場，老闆就詢問師父到底我們犯了甚麼事情，從開鏡到現在都不順利呢？這時師父就問老闆開鏡前拜神有甚麼事情發生過呢？老闆馬上說沒有沒有，但製作公司監製就記得當時發生一些事情，關不關事呢？當時有兩隻老鼠跑過來咬着兩隻白雞，我們有一位職員用木棍馬上把兩鼠打死，這有沒有關係呢？

師父當時合指一算，這個就是源頭呀，開壇前殺生，後必見血，老闆馬上很心急地問師父有沒有得救呢？師父就馬上叫我們在打死老鼠之地方做了一個小沙丘鼠墓，老闆親自敬酒鼠墓，墓上放回兩隻白雞，另外我們重新擇吉日開鏡選六位坐標，這樣拍攝就可以一切順利百無禁忌啦。過了兩天選了吉日開鏡拜神，就這樣一拍兩個月順順利利完成回港。真奇怪，世間上真是無奇不有呀，善哉善哉！

你好，報刊亭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一般人們說「你好」的時候，大多是表達「問候」的意思，例如「你好，北京」；但今天小狸在這裡寫下的「你好，報刊亭」，表達的卻是對北京部分報刊亭最近遭到強拆的強烈「慰問」之意。你好，報刊亭！

在改革開放前，內地搞的是「郵發合一」，報刊都是在郵局門市部賣。隨着市場經濟的興起，內地各城市的報刊亭才愈來愈多。在舉辦奧運會期間，狸老家北京的報刊亭數量曾經達到了頂峰，總共約有二千五百個。但據香港《南華早報》網站八月十二日報道，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前夕，北京市朝陽區有關部門以「涉嫌超範圍經營並影響市容市貌」為由，已於七月三十一日夜至八月一日清晨「強拆」了七十二座報刊亭！

據被「強拆」事主之一的王先生講述，當天中午，城管隊員來口頭告知，說夜裡十二點將拆除報刊亭，但是沒有出示任何文件，也沒有說明任何緣由。當天晚上，有人在報刊亭外拉起警戒線，有人將報刊等物品清理到亭外，接着就用吊車把報刊亭吊到運輸車上拉走了。王先生說，他的「經營許可證」的有效期要到二零二四年底，一直掛在報刊亭裡，也被拖走不見了。而他已經在這裡工作了十四年，現在就這樣失業了。也沒人說要給些補償什麼的……

「強拆」若此，焉能不令輿情嘩然？就連八月八日的《北京日報》都發出了不平之聲：「強拆報刊亭合適嗎？顯然欠妥。對一座城市而言，報刊亭是文化地標，也是文明接口，甚至成為城市記憶的組成部分。」

緊接着，朝陽區人民政府也回應洶洶輿情說，「此次報刊亭整治工作原則不是拆，是按照報刊亭設置規範進行移、改。對於報刊亭主中提出申請的困難人員，屬地辦事處正在進行審核，符合政策的人員將給予救助。」

事已至此，儘管這個「事件」本身還可以從多種角度進行「終極拷問」，但小狸在這裡卻只想「終極」探討一下報刊亭的存在對一個城市究竟意味着什麼？這也就是問：我們為什麼要保護並建設好城市報刊亭？

前言《北京日報》「城市地標」說、「文明接口」說、「城市記憶」說等等，都可視為北京的回答；——還有巴黎的回答：「巴黎沒有報刊亭，就像巴黎沒有埃菲爾鐵塔。也就像倫敦沒有紅色電話亭、紐約沒有黃色計程車一樣。」這是百分之八十一的巴黎大區人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對一個相應調查的眾口一辭。

小狸喜歡北京的回答，更喜歡巴黎的回答。唯願這個回答的提問永遠存在。你好，報刊亭。